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六十五編

歷史小說

卷下

盧宮秘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苑戲曲等。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冊

全部六元

吳曾祺編 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冊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壬(1025)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廿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盧 宮 祕 史 二 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著 原 著 者

英 國 恩 蘇 霍 伯

作 譯 述 者

平 湖 甘 永 龍
嘉 興 朱 炳 勳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大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小歷史 盧宮祕史卷下

第十一章

翌晨。天氣晴朗。予手執花球。屏去侍從。獨身以赴馥蘭公主之邸。既至。見史夫人正在園中採花。以供公主曉粧。夫人滿面紅潤。喜氣溢於眉宇。蓋達倫罕亦於昨夕求婚。而婚約已定故也。予卽以花球授之。令與彼所摘之花。同奉於公主。公主正在樓中晨妝未竟。憑窗外望。一見予。卽呼謂史夫人曰。速挈主上登樓。我當以咖啡飲之。

予登樓。寒暄甫畢。公主卽出。二緘示予。一緘係黑親王所發。字畫端正。詞意謙敬。書中請公主赴聖旦藩邸。小遊數日。蓋每年夏令。當聖旦寒花木盛開之時。黑親王例必邀公主往游一次。予讀畢。卽棄置桌旁。面現厭惡色。公主見而一笑。旋復迎容。又函曰。吾不知此書發自何人。汝試讀之。

予取書略一審視。卽已了然。蓋此書雖未署名。而其筆跡。則與邀予赴園亭之書。

初無二致。望而知其爲毛氏婦婉英所寄也。書曰。

吾與公主殊無相愛之理由。惟不忍見公主落於思德公之手。故特爲警告。願公主切勿赴思德公之約。且公主一跬步間。尤須有大隊軍人。以爲護衛。不然。公主殆矣。吾言非謬。幸勿以爲疑。倘公主以此書示今日之君臨盧國者。當見信也。

公主問予曰。彼不云主上而云君臨盧國者。何耶。彼殆以此書戲弄我耶。

予曰。我至愛之王后乎。設汝而顧念生命。且顧念更重於生命者。則務當遵此書之所語而行。自今日起。吾當遣兵一營。駐紮於邸第之四周。設汝欲外出。亦必以多人擁衛而後可。

公主微作崛強態曰。此乃主上所命令耶。

予曰。然。予所命令也。設卿而誠愛予者。則必謹遵茲命令。

公主曰。噫！

予不待其言畢。輒不禁抱其頰而吮吸之。

公主曰。然則此書發自何人。汝得勿已知之。

予曰。予不過以意度之耳。發此書者。殆必爲吾儕之良友。而又必爲一不幸之婦人。馥蘭乎。汝今可託詞有病。以謝密恰爾。而覆書中語氣。必極冷淡而又極謙恭。則蜜恰爾亦無如汝何也。

公主驟然曰。吾觀汝對於密恰爾之惡感情。至今日而益堅且決。

予曰。事苟足以保卿之安全。而毋使入於危險者。則予無弗極堅且決。

時予流連不忍遽去。然爲事勢所迫。不得不強與爲別。既出。卽往見大元帥史叨根。此舉乃出於予之獨斷。故不復商諸薩巴德。史叨根見予。忠愛之忱。顯然流露於詞色。予雖不能盡舉祕密以告。而園亭脫險一節。亦約略示之。旋語及公主事。命彼司保衛之職。凡思德公遣使至。均不得令近公主。苟萬不得已。則亦須史叨根躬自在旁。並嚴行設備。而後縱之入。

史明根慘然搖其積白之首。言曰。陛下言是天下愛情所關。卽其人不必如思德公之雄狠。而其行事。且往往至有不可究詰者。

予深然其言。旋又謂之曰。況思德公之所志。又不僅僅在愛情而已。愛情者。心中之事也。而思德公所注意者。則尤有予頭上之物。

史明根嘆曰。王冕者。天之所錫。天亦必保之。臣深望陛下所言之不中也。

予至此。乃明告之曰。將軍。予今欲暫離思德。予行後。每夕必遣一專使。以狀況告汝。設汝三日不見予遣使至。則汝當立出予之手諭。佈告國中。此手諭者。予今當繕成付汝。汝可以是立奪密恰爾思德巡撫之職。而自代其任。並遣雄兵嚴圍聖日寨。然後以一紙書責密恰爾。令速將主上敬謹送還。此事汝能擔任否。

史明根曰。唯。臣能之。

予曰。設二十四小時以內。彼不將主上交出者。則主上已死。汝當速立繼嗣之君。奉之於位。此嗣君爲伊誰。汝知之否。

曰。知之。卽馥蘭公主耳。

予曰。然則汝當於予前立誓爲信。

史叨根乃指天而誓。誓畢曰。主上此行得毋危險已甚。

予起立曰。予但願有較予更重之生命。不至入於危險。則於願足矣。予此言蓋指廬太子。而史叨根則以爲予指馥蘭公主也。

言畢。予乃伸手與之相握曰。老將軍。今立於汝前。而與汝作一席話之人。他日汝或聞有關係其身之新消息。爲汝意中所萬不料者。未可知也。然汝姑勿論其人爲誰。及其身分爲何等。而試卽其臨御以來之行事。平心論之。其人果何如者。大元帥堅握予手。脫略君臣之儀節。而作朋友相敘之辭曰。老臣歷事哀爾甫褒氏之子孫。非一代矣。而今復幸遇陛下。無論他日事之結果若何。而陛下則固一賢明勇敢之君也。且陛下對於臣工。則極其謙敬。對於所愛。則極其護惜。有君如陛下。誠可謂無一毫慚德者。

予曰。待他日更有聖明在位時。卽以此語爲予墓誌銘也可。

大元帥曰。噫。聖壽萬年。胡遽及此。言時。悲感之色。已顯於其面。予亦不禁爲之愴然。旋就坐。披箋草手諭。且謂曰。予被創之手指。今尙木強。故作書殊不甚自然耳。予登位後。一向託言手創。除盧太子之花押外。不敢更作一字。故此大實爲第一次冒險。雖平日於太子之筆跡。極意摹仿。煞費苦工。然至下筆時。終覺有不甚相吻之處。

繕諭旣畢。史叨根受而讀之曰。陛下之言信然。此書乃與平日之筆跡。頗形殊異。是真大不幸事。蓋他日或且啓國人之猜疑。而以此諭爲出於臣所僞作者。則奈何。

予笑曰。老將軍。吾儕欲思德城之槍礮何用耶。卽以槍礮消若輩之猜疑。又奚不可者。

史叨根乃笑頷而無言。

予又謂之曰。薩巴德及達倫罕二人。此次亦並與予偕往。

史叨根低語曰。陛下此行。殆意在搜捕思德公耶。

予曰。然。除思德公外。更有一人。亦爲予所急欲得者。而此人則近方在聖旦耳。史叨根曰。臣恨不能從陛下往。苟能之。則臣年雖老。然尙能效一刀一劍之勞。言時。自捋其純白之鬚。

予曰。予留汝於此。正爲汝乃予所最信託之臣。故付以莫大之責任。此責任者。蓋尤重於予身及予之王冕。

史叨根敬對曰。陛下歸時。臣必以安全康健之公主。還諸陛下。否則亦必擁戴之。俾爲我盧烈達尼亞之女王。

予乃告別回宮。以部署各事。告諸薩達二人。薩雖以予未與商榷於前。微有不懌。然以予計畫甚當。故亦深爲贊成。達倫罕前因予向公主求婚一事。雅不爲然。至此則亦深佩予之能捨私徇公。捨利徇義。欣然與予握手。並請偕行。其實達倫罕

此行所犧牲者。較薩巴德爲大。蓋達已與史夫人訂婚。恩情無藝。脫一朝不返。則幸福遂歸於烏有矣。

一切計議已定。但俟抵聖旦後。見諸實行。卽思德城中應辦各事。亦一一佈置就緒。此行之宗旨。在救盧太子脫險。而名則託諸田獵。蓋聖旦多野豬。善獵者多喜赴之。惟臨行之先。有一事最爲予所難堪。而又不容於己者。則與馥蘭公主握別是也。

吾儕出發之期。定於翌晨。故予於是晚。復赴公主邸宅。語以暫時小別。公主聞之。始則自謂無才。無以娛予於思德。至令予浩然作郊外之遊。繼則戲謂深望聖旦林中。突出一非常碩大之怪豕。使予儕無所施其技。不能獵獲。迨聞予微示以此行之真相。則又駭懼失色。憂從中來。不禁涕泗滂沱。曰。羅濤爾夫。汝此行不至爲密恰爾所傷害否。

予曰。苟有可爲。則予亦決不使此身被無謂之傷害。

曰。羅濤爾夫。汝他日言歸。不至爲密恰爾所阻止否。

予曰。然。

曰。汝歸耶。

曰。歸。

曰。汝歸早耶。

曰。早。

公主復窮詰曰。彼密恰爾果不足阻止汝歸耶。

予手拭公主之淚。而答之曰。予寧肯捨予世間所最愛之人。而一往不返。雖千百密恰爾。亦安足尼予之歸者。

公主聞言稍慰。曰。然則除密恰爾外。更無足尼汝之歸者耶。

予勉強忍悲而答之曰。然。

噫嘻。彼密恰爾安足以尼予。其尼予者。則廬國之真太子。公主之真婚夫。而亦卽

予此行之目的物耳。綜言之。此次前往。無論目的之能達與否。而予與公主。則要無復有笑言優倚之期。是則予之離懷別緒。實較公主尤有難堪者。今者時移事遠。而往往於敘述時。一追念當時之情懷。猶足令予百結柔腸。爲之寸斷云。

第十二章

距聖旦城外五英里。與黑親王藩邸遙遙相對處。有一山高峙。當岡巒之巔。古木叢林之隙。有一高閣華美之宮城。是乃達倫罕同族伯爵斯敦萊達倫罕之邸第也。伯爵斯敦萊讀書嗜學。而性好遠游。是以此宮城中。恆經年不一至。茲從達倫罕之請。慨然以此邸第假予。因是吾儕啓行後之目的地。卽爲此達倫罕宮城。就表面而觀。則此地頗宜於獵豕。實則以其與聖旦寨相距不遠。而窺探一切。較他處爲便。蓋聖旦寨在聖旦城之彼一方面。而達倫罕宮城則在聖旦城之此一方面也。

吾儕於翌日黎明啓程。扈從頗盛。初乘火車行三十英里。旣而下車。跨馬更進。於

中晝時始抵達倫罕宮城。從行者除薩達二人外。更有壯士十人。此十人者。皆忠義武勇之士。爲薩達二人所鄭重挑選者。彼等雖未與聞祕密。然園亭謀刺一事。則歷舉告之。蓋欲藉此以激發其敵愾同仇之氣。此外則又告以主上有一良友。被密恰爾幽禁於聖旦寨中。故欲馳往救出之。惟主上最要之宗旨。及若何懲創其奸兇之弟。則此時尙未便宣佈云。

自是而紅黑交戰之活劇。遂自思德城移而至於聖旦寨矣。吾儕之意。旣欲營救盧太子。使得生還。則祇可暗取。而不可以戰。惟吾儕一路至此。侍從煊赫。已無能隱祕。脫密恰爾知之。而先置盧太子於死地。則希望絕矣。然有一事。可以懸揣而知者。則密恰爾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逆料予未必真心欲救盧太子。謂將從此據王冕。擁公主。而永永以假爲眞。至於薩達輩。則固可以賄致。苟懷是心。則彼必先謀殺予。而後再謀殺盧太子。可預決也。予念及此。心膽又爲之一壯。

予抵達倫罕宮城。甫閱一小時。密恰爾已遣使三人至。此三人皆盧國產。卽勞恩

該曷斯旦。羅亨超是也。服御鮮華。僕從烜赫。羅亨超年事才逾弱冠。而面貌英秀。氣宇軒昂。惟眉目間含有一種狡獪之色。而且言辭敏捷。應對便給。口稱思德公。密恰爾及邸中僕役數輩。均不幸患紅熱症。此症有傳染之性。患者多甚苦之。是以既不克躬來覲見。又不克潔除邸第。備主上之駐蹕。負疚至深。特遣臣等代達下情。並求主上垂宥云云。羅亨超言時。微微含笑。中藏無限狡黠意。然此奴雖險惡。而丰姿自秀美可人。凡足以顛倒少婦之心者。卽此輩是已。

予曰。予弟乃患紅熱症耶。然則其色亦將類予矣。雖然。其所患之恙。尙不甚重否。羅曰。彼於應辦之事。尙能親執其勞。

予曰。予深願汝闔邸皆平安也。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者。近何如矣。予聞達德嘉亦曾受創傷。然否。

勞恩該及曷斯旦二人。一聞斯言。面色皆驟變。惟羅則言笑自若。從容對曰。彼不日卽將得一種良藥。以已其病也。

予不禁失聲一笑。蓋予知此奴所謂得一種良輩者。卽得予以復仁是也。旣而謂之曰。晚膳將備。君等在此留飲而歸。何如。

羅再三遜謝。其請罪求諒之辭。脫口如瀉。

予曰。然則他日再當相會。吾知吾輩交情。屆時或有進也。

羅黠笑曰。臣亦深望此機會之早至耳。言已。告別而行。過薩巴德前。微微現鄙夷色。薩則怒目切齒。若將生噉其肉者。噫嘻。此奴誠可兒也。

是夕。薩大佐與衆人宴飲於達倫罕邸。而予則裹一長袍。盡掩周身上下。與達倫罕跨馬而出。予所欲至之地。卽當日初至時。曾經過從之小逆旅。彼間爲市集所在。人煙輻輳。故雖當暮夜。而燈火甚明。初不虞有意外之危險。

吾儕一路策馬入城。行次。予謂達倫罕曰。此間小逆旅中。有一少女。風貌頗不惡。汝欲一觀之否。

達曰。汝何由知之。

曰。予曾一造其廬耳。

曰。自君！之後耶。

曰。否。前此耳。

曰。然則若輩將識破汝矣。

曰。固然。然君不必過慮。吾儕此往。可託名爲廬王之從者。予則僞爲齒痛也者。以長袍嚴裹頭面。一入門。君卽令渠家備一密室。以進晚膳。並令供最美之酒一罇。俾齒痛者飲之。君若善於作態。以引誘此少女者。則此少女必來伺候吾儕之左右。

達倫罕曰。儻此少女竟不至。則奈何。

予曰。噫。彼見足下。則至不至。或不可知。若一見予。則斷無不至者。

旣而入逆旅。予全身除兩目外。均嚴裹於冠服之中。初見者爲店主婦。然不及二分鐘。而予所欲見之少女出矣。旣進密室。卽命備酒餚。少須。達倫罕自外入曰。彼

女來矣。

予曰。予固知汝必能致之來也。君若不能引誘一小女子。則又安能引誘彼史伯爵夫人者。

少女既入。置酒罇於案。達倫罕卽滿注一杯以授予。少女殷勤問曰。此君之齒痛劇耶。

予突自椅躍起。脫去長袍而答之曰。此君之無恙。正與前次與貴女相見時同。少女猝被一驚。已而微微呼曰。噫。然則此果王上矣。我前日一見肖像。卽白諸我母。謂曩之來此者。乃王上也。王上乎。望汝恕宥。

予曰。汝曹初未嘗忤予。安用恕宥。

少女曰。曩者吾儕言語之間。頗多唐突。

予曰。汝母雖言多不檢。而汝則惠予良多。予已恕宥之矣。

少女曰。然則我當往告我母。